

激发文艺原创力  
抒写时代新华章

# 认知新时代 抒写新史诗

□关仁山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有了如下理解:说到新时代文学景象,先要弄清什么是新时代。我理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中华儿女砥砺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有与那个时代相匹配的文学。现在就不能拿我们作家的作品跟曹雪芹《红楼梦》、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相比较。今天进入工业社会,就拿乡土小说来说,依旧有乡土文学,但不能用鲁迅《故乡》、柳青《创业史》、浩然《艳阳天》来比较今天的乡村,我自己的乡土小说从《白纸门》到农民三部曲以至最近刚出的《金谷银山》,与那个时代比较,大不一样,乡村模式碎片化了,今天是新时代的乡村。乡村振兴怎样用文字表达?《金谷银山》是一个路子,但还有别的路径去写。

新时代文学景象的突出特征之一,是现实题材创作的加强。这是伟大时代的召唤,也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史诗性经典作品对时代与人心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中是有传统的,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同步,感时忧国、关注民生,真实地阐释和表现时代一直是中国作家的追求。

中国进入新时代,作家能否进入新时代?能否写出新史诗,如何重建文学尊严?新时代里怎样雕塑中国土地上真正得以延续的精神?人类灵魂的伟大怎样见证?时代变迁的镜子怎样映照?文学品质怎么保留?在中国,只有历史能回答,人民能回答,大地能回答,故乡能回答。中国不缺乏史诗般的实践,缺少的是创作史诗的雄心。面对新时代,需要我们树立雄心。这个新时代波澜壮阔,必将产生大作家。

新时代新史诗的主体性建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一是增强认知和把握新时代的能力。作家的成就与局限是由作家主体决定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生动、繁荣、有活力、有原创性,取决于作家素质、修养、境界、艺术感觉好坏等因素。考察作家与时代关系绝不能仅仅从姿态言论去谈,而应从文学作品本身的内涵与意义入手去考察。责任感转化文学要求指标可分为:一是对时代的认知亲近认同;二是对人民的同情与爱护;三是对生命之关怀;四是对自由和爱的执著,对生活中丑恶的批判;五是对艺术创新的执著追求。所以说,我们的文学必须与时代、人民走到一起,才会有生命力。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他当了农民,对那个时代农民有了独特的个性化感悟,对农民生活的体验,激发了这种感悟,将生活上升为成熟的艺术想象。对于作家来说,如何认知、表现现实社会变迁,本身就是创作中的核心问题。作家应当发现现实、直面现实、直面灵魂,将时代话题转化为艺术话题,进而获得对时代的总体把握,在新时代新史诗创作中完成主体建构。

二是把个人经验融入广阔现实生活。当年作家体验宏大叙事的局限与疲惫之后,渴望发展一种个人记忆来对抗历史记忆总体性。一个时期以来,文坛流行个人化抒写,善于采取侧面书写,以示艺术性更强。但是文学走到今天,我们也必须看到个人记忆对已经形成的庞大的社会变革来说处于一种隐匿状态,或有无法广阔、深入概括现实状态的障碍,侧面侧影、逆光书写再丰富,离历史与时代的真实面目仍有很大距离,甚至模糊暧昧。试想,一部作品游离于社会脉搏跃动,远离政治社会主流,其活力和吸引力必然大大减少,敢于触碰焦点问题,直面人生,绝不意味艺术必然丧失。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新史诗呼唤越来越急切了。新时代有自己的“正面照”,面对波澜壮阔、波

涛汹涌的新时代,我们只有透过个体记忆走向总体视野中的历史长河,才能创作出史诗般的作品,新时代沧桑巨变的复杂性、传奇性、微妙性才能被真实记录,深刻反映时代本质。只有这样“正面强攻”,才能获得现实广度与历史深度,才能告别花拳绣腿,完成全方位、宽镜头、长景深的时代书写。我们可以记录个体生命的光彩,写小人物、小细节,但不能失去对时代的整体概括。文学与改革开放时代大潮融合,一定会奔腾出惊涛骇浪。

三是辩证把握好新时代的“新”。新时代为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严密性、经验的逻辑性、合情合理的物质外壳,这是一部史诗作品的血肉之茎,半点马虎不得。新时代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新生活给予了物质外壳的建构,这是故事容器,也是精神的容器。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核心命题。文学是写人,写处在新时代漩涡里的人的命运、生命的喟叹。当然,当下生活节奏加快,网络时代、智能时代随之来临,作家能否跟得上时代,对新事物能否了解精通,能否抵制泛商业化的牵制和干扰,是主体建构取得突破的关键。新时代需要新思想来认知、剖析,也需要新的生活来补充。深入生活是认识世界、洞察人性的重要窗口,在平淡生活中发现和赋予新鲜深刻的东西。全景式画面展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简练式的英雄人物、群体形象综合效应以及系统复杂的艺术结构,构成当代长篇小说的史诗性。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在叙事上有新的发现和开掘,小说维度才是健全的。最近,我在雄安新区王家寨体验生活,就是想借雄安这一新的符号,以爱、以温暖、以赤子之心抒写新时代的中国人,写出新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呼唤新史诗,我们应当为之不懈努力,即使达不到预期效果,也要有一种探索新史诗的仰望星空的姿态。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新形势下的使命与任务,笔者全面理解了什么是时代需要的好作品,更加坚定了立足现实主义写作、为广大人民群众书写史诗的信念。

好作品无一例外是按准了时代的脉搏,能够生动反映社会现实,深刻揭示人的存在处境、生存样貌、心中梦想,既有外部世界波澜壮阔的广度,又有内心领域惊涛骇浪的深度;是那些关注现实、立足现实,真诚反映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坚守与传扬中华民族美德,记录城乡人民奋斗历程、心路历程的现实主义作品,文学创作方面往往是长篇巨著。它们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精神境界,在艺术手法上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贡献,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完美统一。只有这样的好作品,才能真正起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作用。

中国社会近4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的举世瞩目,中国最广大的普通百姓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足,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与便捷。我的父亲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到西安参加工作,给千里之外的家里发来电报,觉得太方便了,那几个字的内容,两天就能到家,送到爹娘面前。40年前,我坐上绿皮火车——武昌到西安,在我们那个县上停留两分钟的夜火车——从河南乡村转学来到在西安工作的父母身边,结束了留守儿童的生活,觉得火车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庞然大物。那时位于西安市莲湖路的火车票预售处,是我童年的记忆,大厅里一行行长队,人头攒动,每个人都伸长脖子渴望从窗口里递出来的那张车票。现在,高铁四通八达,网上购票分钟完成,想退票时动下手指就搞定。前些年听人说,今后人们可在家办公,不必到单位去;今后出门不用带钱,拿个手机就行……我想,那怎么可能呢?转眼之间,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的每一个进步,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幸福很知足了,未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比这再好啦!可这个世界总是将更好一次次送到我们眼前。将来一定还会有飞机、动车、比网络微信更先进的事物,我们还会更快的速度抵达想去的地方。

对于文学来说,这一切外部世界的变化,现实的发展与进步,都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和无数的道具,盛放我们人类的梦想、感情和内心世界,见证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未来。现实是如此神奇而宽阔,人的内心是一个更为广大的神秘花园,作家应当在两个世界自如地出入、认真地观察、不懈地探索。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相通的,都有着背后艰辛的付出和寂寞。艺术最终是要表现人性,而人性有恒常的一面,也有随时变化的一面,作家要敏锐地捕捉和记录。文学的使命就是要在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当代生活中,试图寻找和表达那些不变的东西。

陕西文坛积淀深厚,具有辉煌成就和光荣传统。柳青、路遥及陕西作家的作品一再被习近平总书记和社会各界人们提及,在最新揭晓的“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中,陕西三位作家的4部作品上榜,再一次彰显了雄厚的实力。作为陕西中青年作家,应当尽快成长起来,克服“影响的焦虑”,将自己的文学苗芽栽种于陕西文坛的沃土,经历风雨和打磨,强壮和修炼自己,继承与发扬陕西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写作中始终坚持将陕西风格与经典文学标准达到和谐的统一,将陕西风貌、陕西故事放在全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谱系中,使之奔涌流淌、生生不息。我们有责任拿出无愧于这方土地和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让作品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不是昙花一现,甚至是泡沫一闪。

好作品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尊严,是对养育你这个个体的社会最好的回报。作家首先要潜心创作,甘坐冷板凳,胸怀一腔热血,张开冷静眼睛,用最大的热情面对时代,为人民而歌,为时代书写,用最大的真诚面向自己的内心,用最冷静的思索和严苛标准考量自己的作品,不以一己忧欢为看取世界的标准,不因小有名气而沾沾自喜,不为眼前小名利分心。其次,要了解中外文学史,熟读经典名著,找出标杆和基准线,向其看齐。曹雪芹“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十年披阅增删五次,写出不朽巨著《红楼梦》;柳青辞去公职来到皇甫村,与村民共同生活14春秋,成就不凡《创业史》;陈忠实离开城市驻扎乡间四载,潜心写作当代名著《白鹿原》;贾平凹深挖属于自己的文学宝藏,一系列作品写活了中华民族一条龙脉——秦岭。这些远的近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道理:好作品是作家用生命创作出来的,以传世之恒心铸就的。你付出多大的真诚与努力,文学就会回报你几成的收获。

如此来说,柳青精神永不过时。日前观看了西安话剧院新排话剧《柳青》。剧中无数的画面:换上农民着装的主人公,怀着好奇与真诚到人民中去,在人民之中观察各种火热的现实场面,分粮食、集市贸易、吵架闹仗、矛盾纠葛,随时掏出本子记录,在平凡无奇的生活中捕捉艺术的灵感,也在人民中间得到一次升华。

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皆来自于深扎泥土的力量。作家只有到人民中去,才能触摸到最为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付出了脚力,就会提高眼力,用脑力不停地去思索,笔力就会不断强健,才能下笔如有神,写出深刻精彩反映现实生活的精品力作。

□周瑄璞

魅力来自于深扎泥土的力量



# 海洋诗的“历史气场”与“时代气息”

□卢 辉

当今,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使海洋在新世纪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比陆地更为重要的战略思考对象。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与海洋有关的历史资源、地理要素和文化背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合作倡议,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置身于“一带一路”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相容共生的大环境,如何紧扣时代脉搏,拥抱蔚蓝世界,这几年,《诗刊》率先开辟“诗旅·一带一路”栏目,特别是“诗旅·一带一路”之太仓、“诗旅·一带一路”之海口等一大批诗作,将海洋意象与海洋元素,海洋视角与海洋价值,带进了“诗歌自觉”的层面上,在中国诗坛掀起了“海丝文化”的热潮。

中国与海洋的关系历史悠久,在历史上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两千年前战国的邹子,是海洋理论的第一人,从那时起,海洋文化历经战国、秦、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时期及现代中国,以海上丝绸之路最为耀眼,其中包括法显、郑和、鉴真等海上风流人物。中国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既具有世界海洋文化的一般特点,又体现着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内涵、整体功能和民族特色。纵观与海有关的“海洋诗”,古往今来,“以海言志”的诗多,“以海言事”的诗少,而且大多是以江观海。比如,乐府诗《长歌行》的“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王之涣《登鹳雀楼》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李白《行路难》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九龄《望月怀古》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等等。应该说,这种创作理念的形成与中国对海洋的认知与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天下”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诗人建构的最大空间单位,中国的“天下”观念是以文化的角度和一体的眼光去思考观察世界性问题,体现着天下一的“无外”原则,并通过“天下之海”的理念体现着“四海一家”、“王者无外”的一元观念。那么,《诗刊》开辟“诗旅·一带一路”专栏并持续开展了“诗旅·一带一路”系列采风活动,在传承“天下之海”、“天下一体”的理念时,将触角延伸到“有外”的视域。黑陶、谷禾、西渡、陆

健等诗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照彻海洋历史人物的境遇,用海洋历史人物的宏大海事壮举来反观现代人的心境,古今交错,新旧杂揉。这样的“有缝”察识和“无缝”对接,使海洋多少古今事翻版出彩、跃然纸上。这样的“穿越”诗,奇特的语汇转换,奇峻的古今浑然,达到一种宽远的历史与刻骨的使命在诗中的交相辉映。以黑陶的《在长江口》为例:“我,一条巨型、漫长、扭动的肉身龙船。/船帆,被初起的红日拉升。/国度般深邃的船仓,由十个月亮照明,充满——奔跃的江豚,仗剑的诗人,以及沉沦而崛起的一个又一个王朝。/大陆倾斜。夏日闪电的照耀下,我看见伟岸的己身,嘎嘎撞擦着,在崇山峻岭的波浪中,驰骋向东。……”

黑陶的《在长江口》,从历时性角度看,这首诗彰显的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即中华民族的存续发展与海洋一直有阻隔不断的联系。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宣布纶音”,“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换言之是一次政治远航,而不是军事征服和商品推销:“庞大、黑蓝的铁锚升起/纷坠的水滴,像一场接一场/微小的童年暴雨/新制的巨舟,浑身散发着王朝的气质/载着我/驶入,浩瀚未知的磅礴黎明”。是的,中国是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领先世界的海洋大国、强国,海洋和谐、和平历史,足以证明中国海洋发展模式的适应性、合理

性和生命力。从其时性角度看,黑陶的《在长江口》蕴含着深沉博大的丰富内涵:“经历无数个昼夜、无数次呕吐/辽阔摇晃的蓝色宇宙/似乎,终于平静下来/痛苦的眩晕渐走渐远/他的脚底,开始生出/如家乡发达的树木根系”。可以说,这首诗的具体表达和丰富内涵与其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连,它从不同角度展示着那段历史的态势,反映着诗人对海关系的思考。从价值意蕴来看,黑陶的《在长江口》除了弘扬“天下一体”的精神,还延伸了“有外”的新视域。

应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海洋曾经带给中国历史以光荣和梦想,海洋文化是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强盛时期,海洋更是充当了文明辐射层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多次的航海活动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海洋文化体现着一以贯之的历史延续性,具有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当下也有不少诗人关注海洋的“小历史”,这个海洋“小历史”则是在海洋时空上淡化遥远的东西和久远的东西,则是“海事”中侧重于人性里的深奥隐秘的东西。可以说,海洋“小历史”也就是当下人在“消费历史”中的一种很时尚的变革,犹如是一段被时尚化的历史片段。于是,诗人怀揣的诗歌“神谕性”被彻底释放出来,

他(她)们把消费一段海洋“小历史”看成是存在于纯精神、精神提升与物质生活之间的抗争与交集,为我们呈现出一幕幕大同的泛化与精神的遗迹。陆健的《郑和与浏河镇的月光》便是一例,陆健从大陆的角度遥望海洋,从郑和统领的船队、浏河镇弄堂的幽奥通往历史深处:“三宝太监千樯万橹的嘹亮号角/让我们与笃笃打更的梆子声/对时,让太仓的月亮从表盘上/窥见今日的世相之面/万历的工匠,七千吨位的宝船/码头,人的退潮,水的涨潮/无不在于天妃宫的殷殷关注之下”。中华先民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洋文化,历代“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传统海洋经济与海洋民俗生活方式,构成了中国海洋文化历史传统的“天下一体、四海一家、互通有无、和谐发展、耕海养海、亲海敬洋、知足常乐”的中国式发展模式和人文精神。

由此可见,包括庞白的《海南岛,那些水》、王自亮的《西沙群岛:意识流》、蒋志武的《海南,深呼吸》、刘年的《南沙》等等,这些海洋诗的神秘感并非是“海洋的上方还盘桓着那么一朵云”那样的遥不可及,对于诗人来说,海洋诗的神秘感来自于海洋世界生命与意志的“再发现”,这个再发现源自于“往来何如悲欢似,天地哪曾今古同”的那种不可颠覆的秩序;海洋世界因“秩序”(意志)而神秘,因变动(生命)而神圣。